

博君一察

劉方矩

自鳴清高

曾國藩東征，官拜大學士、兩江總督，在安慶治軍，開幕府，攬人才，一時封疆大吏、高級將校，大都出自他的門下，衆人都稱他中堂。曾國藩的幕府人才之盛，天下聞名，有所謂三聖七賢之稱，但凡有一技一藝之長者，誰不想到曾氏幕府居一席之地呢？

有一個池州進士楊長年，是著名的道學先生，他寫了一篇「不動心論」，呈請曾國藩指正，其中有警句曰：

「置之二八佳人之側，鴻鑪大鼎之旁，此心皆可不動。」

中江李鴻裔，是曾國藩的門生，見了這篇文章，想起楊長年的自鳴清高，心實熱中，不禁哈哈大笑。他一時興起，拿筆在文章後面批道：

「二八佳人側，鴻鑪大鼎旁，此心皆不動，只要見中堂。」

當楊長年的「不動心論」呈送給曾國藩閱覽時，他看到了李鴻裔的批語，便將他召了來，問

道：

「你知道什麼叫做名教嗎？」

李鴻裔以爲自己闖了禍，曾國藩是在罵他，吓得滿面惶恐，低頭不語，詎料，曾國藩却又向他和顏悅色的說：

「你不必駭怕，須知我所謂的名教，正是那般假道學者以此爲名，我便以此爲教罷了。」他指指李鴻裔的批語，又道：「你何苦一定要揭穿他們的隱私呢？」

李鴻裔這才恍然大悟，曾國藩畢竟高他一着，他並非不知自鳴清高的假道學，而是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，用道學箝制道學而已。

包袱角兒

刑部尚書剛毅，不學無術，有一天慈禧太后召見他和軍機大臣榮祿，剛毅在慈禧駕前力保他當江蘇巡撫時的中軍官王定揚，奏道：

「那王定揚真是奴才手下的一名黃天霸。」

慈禧聽他竟以戲中角色入奏，不成體統，當下報以一聲冷笑，不置一詞。剛毅和榮祿同出殿

時，榮祿便取笑他說：

「黃天霸雖好，但祇可惜演那施不全的，竟是一個包袱角兒，奈何奈何？」

包袱角兒是京師俗話，指那些一肚皮的戲，偏生唱不出口，或是一唱便成荒腔野板的。剛毅明知他給榮祿罵慘了，却是唯有徒呼負負，憋了滿腔的悶氣。

逐奔追比

剛毅書沒讀好，却很喜歡賣弄，他當刑部尚書，提牢廳每每呈報囚犯庾斃獄中，他總提起筆來改庾爲瘦，而且還要把提牢廳的司員叫了來加以斥責道：

「你們怎麼連肥瘦的瘦字都會寫錯，居然少了旁邊兩點。」

司員聽了唯有匿笑。

他在軍機處時，某次，四川總督奏報征剿番夷獲勝。剛毅看到中有「追奔逐北」四字成語，不禁又是勃然大怒，他說：

「川督怎麼如此輕忽大意？連奏摺都任意錯

訛起來了！」

說罷，他馬上就要請旨申斥，各軍機驚問何以故，剛毅還振振有詞的指着「追奔逐北」四字說：

「這一定是『逐奔追比』錯成了『追奔逐北』，因為必須番夷『奔』，官兵才能『逐』，而且非得逐及他們時，方可追比他們劫掠漢人的財物。否則的話，像川督這樣錯成追奔逐北，那豈不變成追者在後，奔者在後了嗎？還有番夷奔逃，為什麼捨了東西南三面不走，非要往北不可？」

青年才俊

前清東三省總督趙爾巽，在當山西布政使的時候，有一名新任知縣到差求見，是一位豐姿翩翩的美少年，趙爾巽以為他是個紈袴子弟，便倚老賣老的說：

「你年紀輕輕，風采不惡，為什麼不好好讀書博取功名，而來鑽營一名七品知縣。」
言訖，佛然不悅的就要端茶送客，不料那位青年才俊却欠身回答道：

「卑職已經唸過書了。」

趙爾巽面露訝異之色再問：

「那麼，你是個秀才？」

新任知縣漫口應道：

「僥倖已經中過了。」

趙爾巽自忖失言，臉上一紅，又問：

「難道你是舉人？」

知縣答道：

「是舉人，而且已經應過會試。」

趙爾巽驚疑不定的問：

「莫非老兄是位進士？」

知縣不疾不徐的說：

「是的，卑職已經僥倖點過庶吉士，如今是以截取知縣，特地來請大人栽培。」

趙爾巽門縫裏看人，把人給看扁了，當下大窘特窘，紅潮擴及頰子根，連忙起身拱手道歉，從此他再也不敢小視青年才俊。

五張白板

上海某中書（清代中書係掌管機要文件的小京官），是有名的沽名釣譽之徒，某年發起組織拒賭會，網羅名流顯要担任發起人，特往南京求謁兩江總督端方，請他領銜，向端方痛陳賭博之為害。端方聆言大點其頭的說：

「閣下所說的真是一點也不錯，早年我亦深受賭博之害，不過一旦當官，就不來了。聽說近來盛行打麻將，連士大夫都嗜之如命，閣下也會打麻將嗎？」

那位中書連忙雙手直搖的答道：

「不會不會，在下對於任何賭博，從來正眼也不看，因此樣樣都是門外漢。」

端方却好整以暇的說：

「打麻將我倒還有點記得，好像每一種牌都是四張，唯有白板是五張。」

某中書忍俊不住的道：

「大帥，您錯了，那白板跟其他的牌一樣，也是四張。」

端方故意凝視他片刻，方始調侃的說：

「啊，如此說來，閣下的麻將，比我還勝過一籌。」

窘得某中書倉皇告辭而出。

今非昔比

乾隆年間的殿撰秦大士是秦檜之後，有一天乾隆皇帝問他道：

「你們家果然是秦檜之後嗎？」

秦大士十分僵窘，唯有靦顏答道：

「一朝天子一朝臣！」——有乾隆買買然的這一問，非此今非昔比之一答，誠難應付。

紀大烟袋

編纂四庫四書的紀曉嵐（昀）平時走起路來其快如風，南昌相國彭文勤謔稱他為「神行太保」，紀曉嵐的烟癮也特別的大，宮中太監都叫他「紀大烟袋」。有一天，紀曉嵐在內書房當值，正在吸烟，乾隆皇帝召見，太監催得很急，他便將旱烟袋往靴筒裏一插，匆匆趕去見駕。不料乾隆皇帝和他談得過久，烟頭燒破了襪子，燒着了脚桿，直疼得紀曉嵐咬牙切齒，嗚咽流涕。乾隆

驚問何以故，紀曉嵐哭出嗚啦的奏對：

「臣靴筒裏走水。」

走水是京師俗話，意指失火。乾隆問明白了

緣故，急揮之出，把靴筒裏的火澆息。紀曉嵐脚部受創，一連幾天癢着脚走路，於是彭文勤又給他取了第三個綽號：「李鐵拐。」

宰相拜年

乾隆年間和坤當國，權傾一世，道路側目，滿朝文武無人敢攔其鋒。諸城相國劉墉總想殺殺他的威風，某年過年，京師降大風雪，遍地泥濘。劉墉調知和坤穿上嶄新的錦襖玄裘應召入宮見駕，他穿一身襤衣，在半路上等候，和坤的大轎一到，他便命人拿着名刺上前攔住，高聲叫道：

「中堂親自過府賀年不遇，此刻特地在這兒降輿恭候。」

和坤還想就在大轎裏寒暄幾句，可是劉墉却已在轎前下拜，驚得和坤連忙衝下轎來跪倒在地回禮，於是穿襤衣的哈哈大笑而去，穿錦襖玄裘的和坤却染了一身的雪水爛泥，站在雪地裏大蹀其脚，進退失據。

投桃報李

李鴻章人稱李二先生，他任慶賀沙皇加冕特使時，曾順道訪歐，初履德意志，訪晤德國某大

臣。某大臣奉以名貴雪茄一支，詎料李二先生不知雪茄吸法，不曾事先剪洞，點火連連猛吸，居然點它不着。主人乃代為剪洞後，再請一試，果然把那支雪茄吸燃了，出了一次洋相，李二先生頗為不憚。

兩日後，某大臣回拜李鴻章，李氏乃以中國水烟袋回敬，貴賓不知水烟袋奧妙，猛吸一口，竟然吸入一股噲辣烟水，嘔也不是，吐亦不可。狼狽萬狀，這才領悟李二先生「投桃報李」的厲害。

編輯報告

編者

△裘軫先生的新春新作「政戰名將錄」，從民國十五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時期的總政治部諸名流，一直寫到今日台灣的人才輩出，蔚為大觀，有許多軼聞掌故，內幕祕辛，是一篇既有歷史價值，可讀性亦強的佳構。

△喬家才先生為中外雜誌撰「戴笠將軍的人情味」，由於喬先生曾與戴笠將軍有同窗之雅，復共事多年，友誼彌篤，因此這篇文章在行文之間就具有濃烈的人情味，加以許多珍聞祕勿的穿插其間，令人有山陰道上，應接不暇之感，幸請中外讀者注意。

△易恕孜先生寫的「齊白石傳」，資料豐富，立論精確，首篇刊出後即博得中外讀者的一致好評。這一期易先生寫到白石老人的家世與親友，刻劃人物生動已極，從一篇傳記中又讀到許多名流的小傳，可以說是中外讀者的雙重收穫。

△王成聖教授的一篇「突梯滑稽辜鴻銘」，將一代學人辜鴻銘刻劃入微，栩栩如生，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他廣徵博引，史料豐富，乃將辜鴻銘一生對於我國文化的重大貢獻，條分縷析，和盤托出。

△萬墨林先生的「滬上往事」，早已成爲中外雜誌最引人注目，百讀不厭的專欄之一，這一期他寫到「偽府風波」，將當年汪精衛、周佛海、王揖唐、王克敏等諸大漢奸中的爭權奪利，勾心鬥角，毫不容情的加以全盤揭露，可說是近代的若干祕辛公諸於世，極有史料價值。

△中外雜誌自下期起將推出一部血淚交織的巨著，由一位蜚聲中外的我國名將，寫出他親身經歷最殘酷恐怖，同時也是最痛心疾首的一段史實，真人真事，有憑有據，我們預料必將是一部轟動的巨著，敬請中外讀者拭目以待。